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_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_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_臣李恩書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之四

宋右通判郎

樵漁仲撰

列傳五十五

梁

侯景

字伯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或云鴈門人少不羈見

憚鄉里及長曉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

立功効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即委以軍事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會懷朔鎮將葛榮南逼榮自討之命景先驅至河内生禽葛榮以功擢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為歡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為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歡相亞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

故紙邪尋封濮陽縣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殆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

言似豕突並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賜景書別加得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謂其子澄曰侯景姦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為汝用澄乃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求降武帝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皆議納景非便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

弼曰我昨夜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焉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魏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高澄嗣事為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官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於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

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淵明為都督淵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關獻策請求元氏子弟立為魏主輔以北伐詔許之以太子舍人元貞為

咸陽王須渡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既而又為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

為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韋黼所不容因是踣馬乃

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

為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
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
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
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
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
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則景夕
反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婚於王
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怒曰會

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民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賜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勅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須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先是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沒于魏至是遣使述魏人請追前好許彼之還

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淵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願息兵
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上疏跋
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
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
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
仁錄送其使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
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並抑不奏聞愈
加賞賜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

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初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蹢躅寧堪粉骨投命讐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盱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怨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南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

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昇少府卿徐麟太子左
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以為姦臣亂政請帶甲入
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
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箠答之乃勅購斬景者不問
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公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
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
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
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命侍中開府
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
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
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
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
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
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
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

弟昕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偽稱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口將渡江慮王質為梗俄而質被追為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之未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足兵八千人都下不之覺景即分兵襲姑熟執淮南太

宇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

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于版橋景北面受勅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為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弁徐麟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米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人屯航北及景至撤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

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
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
相遇未陣而奔景乘勝至關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
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
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
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
將入羊侃鑿門扇刺射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
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所聚數百

厨圖籍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所值皆碎賊又作尖項木驢狀似檣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卒來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内外又啓求誅朱昇陸驗徐麟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

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
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
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珍
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
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
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
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
正德子見理及暉畧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

已晏駕雖城內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與
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
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
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
山以臨城城中亦作兩土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
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
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心潰散乃縱兵殺掠
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

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
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關下以誘城內乘
馬披錦袍詎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
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
平倉既盡便掠居民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
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歐捶疲
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
並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

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未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客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

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胃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舟船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斬首千餘級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

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
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
南安侯駿帥數十騎挑之景回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
陳於元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
敗績綸奔回京口賊盡獲其輜重生俘千餘人獲西豐
公大春及綸司馬邱慧遠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
雋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雋獨云王小小失
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

刀傷其口雋辭色如舊景義而釋焉正德乃収而害之
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
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堞
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關前百道
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
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
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
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峯相近募敢

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
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
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
蝦蟆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
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
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
立計引元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關前御街並
為洪波又燒南津居民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李仲

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渡兵擊之斬粲首徇城下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

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
等兼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洲子
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
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
率衆渡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
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
者十五六於是援軍四方雲合至于北岸衆號百萬百
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

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臨城公
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叛者
聞之或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
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
勅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
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
中圍逼既久腴味頻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
煮弩燠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初宮

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飯馬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或以為識時景軍亦饑

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
下荊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
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
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
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在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
帝曰吾有死而已寧復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
可信既而城中日感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
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

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子子悅右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子重有輕言者請劍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子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

與津遙相對刑牲軟血南充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
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
于馬邛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衆
南岸勅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
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
城即進發勅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
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鐘離便無處安足權備
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鐘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荊州刺

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
桂陽王慄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
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
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
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王
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
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

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
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
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抗表於武帝陳帝十失言辭
甚悖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大極殿前設壇使兼太
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
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
守陴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屍
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敬理鄱陽世子

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關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和帝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營景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決石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遂陷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姦佞

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
卿可召來時武帝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自
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
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曰卿何州人而來
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
幾千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
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
貴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

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憫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水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冰鏡不安臺後人以為詩識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

詔大赦天下自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
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
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悲命聚而焚之梟
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曳出焚之宛轉火
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令征鎮守將各復本任於是諸
軍並散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
外迹不屈而意猶怨憤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
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

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嶠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

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
羅為西秦王元景襲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
人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
月百濟使至見城邑邱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
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
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
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
樂游苑帳飲二日其逆黨悉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

並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
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
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
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
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褰襦景服
紫袖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
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
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聲

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
即下席應絃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
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
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以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為公講
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
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
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繼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
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緣山岳芟實

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彫殘雖假命須臾終死
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立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
不依羅綺懷金玉交相枕籍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煙
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
道於石頭立大碁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
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
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
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

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徙者並稱開府其親寄
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為庫真部督七月
景遣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景遂矯
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劍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
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
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
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

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
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
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
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師紇奚斤為
太子太傅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
超世為右僕射於大舩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初元帝聞
江州失守乃遣都督秦州刺史徐文盛率軍下武昌拒
約相持既久至是元帝又遣巴州刺史王珣率兵助文

威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三萬西
上援約次西陽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會景遣宋子
仙襲陷郢州盡獲武昌軍人家口故文盛之衆大潰奔
歸江陵景乘勝西上號三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
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慄曰賊若分守
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危殆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
桂運糧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
攻巴陵銳意盡於攻城士卒饑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

枕而卧無所多憂於是元帝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東下次于巴陵會景至僧辯沈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救巴陵景遣任約逆擊之僧祐與法和退據赤亭景至與戰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率衆軍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而

百姓雖死不從之是年四月景乃廢簡文幽于永福省
詔草成逼簡文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
獻歎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
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
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
奪之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守江郢喪
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遂其姦心又王
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

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四方之師所
不動者正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內事機一
去雖悔無及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
欲復帝位以棟為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
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
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遣彭雋王修纂害簡文
是月景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及
雲麾將軍元頽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以趙伯超鎮

錢塘遣田遷謝荅仁東征神茂等景乃矯蕭棟詔自加
九錫之禮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
鳥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脣形如山鵲都下左右所無
賊徒悲駭竟射之不能中南充獲白麇建康獲白鼠以
獻蕭棟棟歸之于景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為大將
軍父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僂八
佾鐘簴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偽

大宰王克奉璽紱于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折木旗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倡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

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為大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展墜地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戶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足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陳慶吕季畧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為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如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十數人梁

人而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
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
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
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為廟
諱故改周弘正周石珍姓姬也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
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並
請七世諱勅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
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竊笑之景

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謡曰的脰馬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荊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纂修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畧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悲杵生便長數尺時既冬

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為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林東邊香爐無故墜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為廟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為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顥李占柵大破之執顥占送京口截其手足殉之經日乃死二年正月朔景臨朝會王僧辯軍至蕪湖景遣兵助侯子鑒等守姑熟是月朔馬駒生角謝荅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

建鄴景為大剉確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三月景自往姑熟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為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與以

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為千人
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
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
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尸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
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奪擊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
宮收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
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

何之景曰我在北攻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
一種人今來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
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
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爾仰觀石關逡巡歎息久之乃
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
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
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攻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
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王僧辯

命武州刺史杜薊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
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
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偽神
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
薊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
小相扶競出纔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
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
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也初景

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
亭之後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
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率軍追景景至嘉興趙伯超據
錢塘距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奄至景衆未
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而走
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
鯤殺之送尸于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
秀廣額高權色赤少鬚低視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豺狼

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
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
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彌猴坐御牀乃並
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忌好殺戮恒
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輕殮或先
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着白紗帽
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挿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着
靴垂脚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邀遊於宮內及華林園彈

射鴉鳥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
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
牀前蘭綺自遠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
刺在身恒聞吐叱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
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
下所居殿屋常有鴝鵒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
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
有奔軋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

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起始景左足上有肉
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
是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
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
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常視狗子景小字
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
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
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也臺城

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
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景以辛未年十
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
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
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
各一在御座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在御座將
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
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啖肉不異凡等游行世間已數

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
為閹梨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
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宴集其黨
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
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
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
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漂陽主亦預食例又焚景
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仍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

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
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
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
用市南井水焉景儀同謝朓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
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
黨悉平斬房世貴于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
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
乃奔齊

臣謹按李延壽史於侯景傳中同異頗多據梁武再
問景景皆不能對令從者代對景退而自歎惛於天
威是也今延壽之史於又不能對之後又問初渡江
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
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武帝俛首不言如此則景為
辯士矣何因有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語乎又
以簡文寒夕詩與詠月詩為詩識復無成言徒費箋
註識語殆不如是武帝葬修陵侯景正當朝得免藁

瘞足矣何因相地以取佳城仍更使衛士以大釘於
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乎此皆取於稗官小說不
典之言延壽之史似此為多故知南北朝之行事當
得識者裁正之爾

王偉其先畧陽人父畧仕魏為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
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
之偉為景報澄書其文辭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
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

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
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
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
敬僧辯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
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
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
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

左丞虞隲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
為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及呂李畧
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
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
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
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
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
帝大怒使以釘釘其古於柱剗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鬻

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並夷三族趙伯超趙草子也初至建康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荅仁曰聞卿是侯景稟將恨不與卿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雋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臟雋猶不死然後斬之

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舉人臣汪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宋 右迪功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五十七

陳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顗

子

黃法甌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

子之武弟子才

錢道戢

駱牙

孫瑒

徐世

譜

周敷

荀朗

周昊

魯悉達

蕭摩訶

子世

廉

陳

智深

任忠

樊毅

弟

裴忌

父之平

韓子高

華皎

孔奐

王冲

子瑒瑜

王通

弟勸質

固王猛

到仲舉

庾持

許亨

褚玠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

頻征徠獠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才幹預在征伐
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於交
州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廣州刺史孫罔
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
史新喻侯蕭映不聽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
十六七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
諮啓子雄及罔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梁武帝勅於廣州
賜死子雄弟子畧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

衆曰盧公累葉立功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不能為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惟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畧為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畧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城東西吏民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

文育等竒其才並釋之引為主帥從高祖征交趾及討
元景仲僧明文育皆為前鋒所向尅捷侯景之亂俱隨
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
及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救之以所
乘馬授僧明僧明得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
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舉入瀨石以逼高祖高
祖遣周文育為前鋒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
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

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於高祖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封新野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大破之高祖表為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明威將軍南充州刺史進爵臨江縣侯邑五百戶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曰威年四十六

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高祖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
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
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為壽昌浦口
戍主見而竒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
並長大困於賤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
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後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
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為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兄

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啓蒼為前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以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蒼慶之壯

其節厚加賻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為南江督護啓
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
明攻廣州為高祖所獲宥之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為長
流遂深被委任及勣被代文育欲與之俱下至大庾嶺
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
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
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
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勣勣問其故文育

以告勸乃遣之高祖聞其還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分麾下配焉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尅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遂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舉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舉悉選

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
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還
大舉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
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
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高祖發
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
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高祖軍
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熟與侯

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尅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趣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盆城未克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

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磬獨以小艦殿軍文
育乘單舫艣跳入磬艦斬磬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
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
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槳上馬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
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以
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
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

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勦守郡城自出豫章
據於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
歐陽頴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壘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
少孝頃有舫艫三百艘舫百餘乘在主牢文育遣軍主
焦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
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
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喜甚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
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

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
則歐陽顧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
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顧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
遣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顧禽之於是盛
陳兵甲與顧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
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潭世遠斬勃欲降為人
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嗣猶
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

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詔授鎮南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州諸軍事時王琳擁據上
流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
與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
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勸猶據舊柵
擾動南土高祖復令文育及周迪黃法氈等討之豫章
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
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

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
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勸分遣主帥
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率所領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
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失其利謀害文育以應衆
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
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
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也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
書文育喜齎示曇朗遂於坐中為曇朗所害年五十一

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愍初文育之
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
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皆驚聽之在土下軍
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
嘉二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
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
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
之為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喜聚

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
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
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為
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
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
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
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
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

碧嗣位晉陵定遠二郡太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城及

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盆城俄而範及嗣
皆卒瑱領其衆依於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
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地後降於侯景將于
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已同姓託為宗族相待甚厚
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于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
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
以應義師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
刺史郢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常為前鋒既復臺

城景奔吳郡僧辯遣瑱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實景將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帥師出濡須僧辯遣瑱於東關拒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尅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僧辯承制以瑱為侍中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

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悋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之誅僧辯僧悋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悋徒黨僧悋奔齊是時瑱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翕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不能克翕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乃攻殺翕虜瑱軍府妓妾金玉歸於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俱潰輕

身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趣盆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
勸令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
祖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沌口周文育
侯安都並沒乃以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頓於梁山文
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
等並隸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
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
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

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
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溺死者數千浪大不得
還浦夜中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
荻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
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
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
十里而泊明日齊遣儀同劉伯球率萬人助琳水戰行
臺慕容德會領鐵騎三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

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於蘆荻中盡獲其舟艦器械并禽劉伯球慕容德會俘馘萬計琳與其將潘純陀乘單舫艦冒陣走湓城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詔以瑱為都督湘巴郢江吳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為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

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戶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大司馬諡曰壯肅加羽葆鼓吹班劍給東園祕器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師成始興曲江人也為郡著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

臺城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平侯景皆力戰有功梁元帝授猛烈將軍封富春縣子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人莫知唯與安都定計乃使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城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不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

擊之遂禽僧辯以功除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
征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兵入據石
頭游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
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
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率五百人開東西掖
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據石頭不敢逼臺城及高祖至
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
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犬遣

信餉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
乃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
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
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丹陽至湖熟高
祖遣安都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
之生禽齊儀同乞伏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
騎至救老得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
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

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
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
千餘自白下橫擊其後齊軍大敗以功進爵為侯又進
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至豫章助豫州
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
歐陽頔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
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
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

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尅獲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公卿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艣內墜於櫓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船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

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於榻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依榻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出為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勣及王琳將曹慶常愛衆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愛衆後文育

為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旻周協南歸
與戰破之禽旻協孝勣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
琳遇旻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竒州破曹慶常
愛衆等焚其船艦愛衆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衆悉平
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
翼奉文帝時帝謙讓不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
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
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

殿白太后出璽义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
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
蕪湖時侯瑱為大都督而指麾經畧多出安都及王琳
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
迎衡陽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文
帝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
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
詔因自迎昌濟漢中流而殺之以功進清遠郡公邑五

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為始興
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為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
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為清遠國太夫人仍
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封郡之汝城縣為
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
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為始
興內史並令在鄉侍奉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
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據東陽安都又

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唐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自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接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第三子忠臣脫身奔晉安安都虜其妻子振旅而還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

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為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不之改日益驕橫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醺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襖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

之力醺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
文帝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列賓客居
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
帝甚惡之自是陰為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
討之帝乃使吳明徹往又頻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
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
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
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為征南大

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
醺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於尚書朝堂於坐收
安都囚於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
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
四十四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高祖嘗與
諸將醺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
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
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

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
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
縣侯子曹為嗣

歐陽頎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為郡豪族少質直有思
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與
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
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頎
相善頎常隨欽征討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

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顧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除天門太守欽征交州復啓顧同行欽度嶺而卒顧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勅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顧為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帝加顧超武將軍討廣衡二州山賊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顧舊遣招之顧不從謂其使曰高州昆季隆

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高祖入
援都將至始興顧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顧高祖援之
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顧為始興內史高
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顧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
始興郡為東衡州授顧持節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封
新豐縣伯侯景既平元帝徧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
良才卿等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
陽顧是也公正有濟世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

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顧別據一城不往謁勃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顧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荊州顧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顧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之禽顧送於高祖高祖釋之深加禮接蕭勃死後嶺

南擾亂。顧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顧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顧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顧至嶺南。皆懾伏。乃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顧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邑二千戶。給鼓吹。初。交州刺史袁曩。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顧。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薦。為四百兩付兒。

智矩餘人不知也。顧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顧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時顧弟盛為交州刺史，次弟邃為衡州刺史，合門貴顯，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於廣州，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曰穆子紇。嗣紇字奉聖，頗有幹畧，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其下多勸之反。紇遂舉兵攻衡州，刺

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
年幼免

黃法氈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
二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
為鄉里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
州法氈監知郡事高祖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
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西昌法氈遣兵助文育時法氈
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氈敗之梁元

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法氍為刺史鎮巴山蕭勃歐陽頎來攻法氍破之永定三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法氍法氍援迪禽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文育法氍共周迪討平之天嘉三年周迪反法氍與吳明徹討平迪法氍功居多廢帝即位進爵為公大建五年大舉北侵法氍為都督出歷

陽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尅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斂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七年為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諡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為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畧便弓馬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

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為巴州刺史
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
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宗子
僊仍隨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為都督桂州刺
史及魏剋荊州量保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
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高祖高祖受禪進位鎮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為中撫軍大將軍
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欲並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

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
以在郡淹留為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
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
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為南徐州
刺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就江陰王
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
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

軍淮南尅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
為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兖州刺史十四
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家世冠族性倜儻輕財
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
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
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為
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

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文帝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
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仗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
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高祖誅討王僧辯令文
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
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
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尅之
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高祖患之乃使昭
達為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昭達

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戰於蕪湖昭達乘平虜
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冊勲第
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
征之迪敗走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改封邵武縣侯四
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
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
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
遣余孝頃出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

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常夢
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告之至是侍宴酒酣文帝顧昭
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
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授鎮南大將軍都督江州刺
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
昭達為辭又頗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
為中撫軍大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
遲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

出頓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
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
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筏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大
敗禽紇送京師廣州平以功進位司空太建二年率師
征梁明帝於江陵是時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
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
峽口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

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盡夜倍道然其尅捷必歸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於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不之廢也四年詔配享文帝廟庭子太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尋被禽梟首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小子

也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今世亂如此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高祖出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為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高祖亦深奇之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擊功高授東兗州刺史高祖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

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顓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廢帝即位拜領軍將軍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疑懼遣

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隣彊敵
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
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
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
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宣帝大建五年朝議北伐
公卿互有同異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
軍事賜女樂一部明徹總統諸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
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

援明徹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為明徹舊邑詔具
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尅仁州
授征北大將軍改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
守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
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
脩攻具又遏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
死者十六七會齊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
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

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琳之獲也其舊部曲多在明徹軍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明徹慮其有變即斬琳傳其首於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明徹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詔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冊明徹於城南設壇列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

禮而退將校莫不踴躍焉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賞萬計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皆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詔給大都督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充州刺史其次將校除授各有差會周氏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士彥守城不出明徹仍迓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

軍王軌救之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樹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戊主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率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乃自決其堰乘水勢以追軍至清水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

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
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
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高祖時在
廣州穎深自結託從克元景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
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為巴邱令鎮大舉督糧運下至
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
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羅州刺史

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內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
建出東關高祖令穎率府內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
之後從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高
祖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
卒官諡曰壯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儻不拘小節姿
貌瓌偉嗜酒好博常使僮僕屠酤為事梁始興內史蕭
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時

征交趾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尅廣州平
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
歸自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
追錄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高祖鎮
朱方除度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
領從焉江陵陷間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
為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
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

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廛居民並在其路去臺遙遠
恐為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治城寺築壘以斷之明
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
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即位遷
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重出為吳
郡太守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
侯瑱薨於湘州乃以度代瑱為湘州刺史秩滿復為侍
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豫顧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

殿省廢帝即位進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諡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為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元年為巴州刺

史尋為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
尋起為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太建五年除吳興
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乘
金翅自歐陽引埭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
繁梁湖下淮寇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寇鬱洲進號
壯武將軍鎮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
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諡曰思子敬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世為縣著姓稜頗涉書傳

少落泊不為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
侯蕭映映卒為高祖府典書記從高祖平蔡路養李遷
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
侯侯景平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謀
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
已乃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
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
徐嗣徽任約引齊兵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

稜晝夜巡警綏撫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三
年高祖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
安都徐度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
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
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成縣侯出為雲麾
將軍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召為侍中丹陽尹
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

太建元年出為吳興太守二年徵為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事三帝並見寵遇末年不預征役優遊京師賞賜優洽卒於官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並令官給諡曰成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儻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仕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

之亂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
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烹焉鐵虎呼曰侯景
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
西上鐵虎從僧辯剋任約獲宋子僊每戰有功元帝承
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
仁平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高祖既誅僧辯
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虎
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

文育命鐵虎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陽頤又隨文育西
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為琳所禽琳見
諸將與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
虎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三年文帝又詔配食高祖廟
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元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
百里便騎善遊素為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黔歛聚徒
黨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

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
新安太守封巴邱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高祖誅僧
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高祖軍不
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高祖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
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
侯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
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
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

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於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
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為都
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為都
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
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
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
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
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剋沔州禽其刺史裴寬以功改

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
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
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
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資財亦
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壯太建
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
多幹畧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
口為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

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
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
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
為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
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
荊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於青泥水中昭達
遣文季共錢道戢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
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

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為柵
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
而至攻剋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眙
乃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剋
城壘率皆迫水為堰土木之工動踰數萬置陣役人文
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
幹每戰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以功除散騎常
侍帶新安內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

侵軍敗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執送長安死於獄是時朝廷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常侍又下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響襲封

沈恪字季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初從梁新渝侯蕭映之廣州討伐俚洞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

令招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
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
封東興縣侯京城陷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
使報恪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謁高祖於京口即日
授都軍副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高祖使文帝
還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
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
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

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高祖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高祖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高祖踐阼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遷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

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紇紇平乃得入州
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及
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為有司所奏免太建十三年遷護
軍將軍後主即位以疾拜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
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祕器後主仍出舉哀葬
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
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招聚徒黨

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及文帝嗣位徵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應寶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潮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

進爵為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脩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為稱職吏民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曰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為弘農太守乃隸吳明徹於呂梁軍敗逃歸為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畧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才幹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

高祖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
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
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
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
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
後為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氈攻下歷陽因以道
戢鎮之卒官諡曰肅子邈嗣

駱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

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
遠致梁太清末文帝避地臨安牙母陵覩帝儀表知非
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從平杜
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
初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諡曰
恭太建八年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
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世為冠族父脩道梁中散大

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儻好謀畧博涉經史尤便書翰
仕梁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
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為前軍琳與瑒親姪乃
表薦為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
州刺史及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
瑒為少府卿尋以瑒為安西將軍都督郢州刺史總留
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而至起土山高梯日夜
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城樓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親

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尅及
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王僧
辯誅瑒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
梁室亦已勤矣今時如此天可違乎乃奉表歸陳天嘉
元年授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
乃固請入朝徵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而文帝謂瑒曰
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授乎乃改授安東將軍
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

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
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為建安太守
太建四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浚城池懷
服邊遠為隣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及吳明徹軍
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
史十二年坐疆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
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
美展君臣之意焉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

禎明元年卒官後主臨哭盡哀諡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傳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賢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

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
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之銘誌
後主又題銘後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
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
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
如何時論以為榮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第二子訓頗
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荊州為主帥征伐

蠻蜚至世譜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為荊州
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
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
時景軍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
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禽景將任約景退走
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
子儼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
仍隨僧辯東下常為軍鋒侯景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

侍衛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戶西魏攻
荆門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梁元帝授侍中使持節
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
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為侍中左衛將
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
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
護軍將軍文帝嗣位加特進右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
謝病不朝卒諡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為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皆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為事梁內史始興蕃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薄閥又失衆心倚

數族望深求交結數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
迪據臨川之土塘數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數
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
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數助於迪迪禽孝頃等
數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數數大
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數與周迪黃法氈進兵擊之王琳
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江南酋帥並顧戀巢窟唯
數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

章周迪以數素出已下超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數數大破之仍從都督吳明徹攻破迪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數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給數求還朝欲立盟數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諡曰脫子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畧侯景之亂據巢湖無

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侯景景使其儀同宋子僊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尅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跣蹯山及魏尅荊州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大破之高祖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晷為太子左衛率高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

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諡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儼有文武幹畧禎明中為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晃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晃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

為侯高祖踐阼王琳擁據上流吳以江州從之後為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為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並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吳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為定州刺

史封赤土亭王及炆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炆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諡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為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

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廩濟活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平侯景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鋒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樂為之用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時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授之遷延顧望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謀襲之不克齊遣行

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
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
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
齊共為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
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
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對曰臣鎮撫
上流願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
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

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悉達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安南將軍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安左將軍諡曰孝侯子覽嗣悉達弟廣達臺城陷戰敗被執以憂憤卒列在忠義傳

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

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等引齊兵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

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

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覲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
功授明毅將軍封廉平縣伯尋進為侯位太僕卿又隨
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
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帥七騎先入手奪
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
遣其大將軍宇文忻率衆爭呂梁忻有精騎數千摩訶
以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周又遣大將

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
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
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
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乃奮髯曰塞旗陷陣將軍事也
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
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謂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
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
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使公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

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寘
慙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
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
是周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千
衝突自後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詔授摩訶
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遂
奔東府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
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

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為皇太子妃會隋遣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授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尅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

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
今日之事無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
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鎮東大將
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
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
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
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
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

管楊牙韓洪員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
八千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
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
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
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馳燒北掖門而
入員明禽摩訶以送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
之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
請於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

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其年入隋授為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向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然若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常居多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

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歔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尸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畧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

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
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
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
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
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
莊署忠為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
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
舉兵也忠豫其謀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

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
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為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
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尅其東西一城進軍攻蘄譙並拔
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尅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
封安樂縣侯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授忠都督
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遷
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

延貴為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主嗣位進號征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為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為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固宜守臺城緣江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渡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

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歟然曰腹煩殺人喚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赴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膝曰為我於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

即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時隋將
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
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隨例入長安授開府儀同三
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
於後主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
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云無所用力與
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

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死毅赴江陵乃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為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脩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為

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郡兵赴援會魏尅江陵為後梁
所俘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
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
為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為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
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周軍及呂梁喪師詔以
毅為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
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
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三年為荊州刺史

後主即位改封逍遙郡公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師
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宜各領卒
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
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
臺城平隨例入關卒毅弟猛字智武幼倣儻有幹畧及
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
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平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
矩為湘州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

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斬於艗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為侯永定二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爭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猛在

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
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
軍於白下游奔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
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悅摩訶
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叔祖邃
梁豫州刺史邃自有傳父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畧
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文

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天康元年卒於家諡曰禧忌少而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高祖征討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佗攻之不能尅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

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安樂縣侯
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
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撫綏甚得人和及明
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為都督忌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
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世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
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尚總角容貌美麗狀似
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

事我子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
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肯稍長習騎
射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
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
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
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
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
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

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二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

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
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

華皎晉陵既陽人也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
史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為景所囚
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錄
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
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
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

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

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為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涉步趣巴陵巴陵城

已為官軍所據乃降送於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孔奐字休文會稽人也世為冠族六世祖靖宋開府儀同三司祖臻齊太子舍人三公郎父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共奐談論深相歎美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不就後遷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建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

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從事史時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高祖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冠軍至後湖都邑搔擾四方壅

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為建康令時
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征求無所高祖剋日決
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
軍人旦食訖決戰大破賊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二
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已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
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
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
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

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
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文帝即位徵為御史
中丞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刻朝廷甚敬憚之又達
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遷散
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
兵尚書掌詔誥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
舉共奐決之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
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

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輯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
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欷歔跪而
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
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
文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矣乃用奐為太子詹事文
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為南中郎康
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為始興王長
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

降勅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
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徐豫守長降附相繼封賞選叙
紛紜重疊負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
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請託雖
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
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負曰袞章之職本以德
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鄒忽望公且朕
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負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

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
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
竊謂非才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
帝帝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太子文華不少
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
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
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
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煜即范泰之子亦為太

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為詹事由是忤旨其正直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為後主所抑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王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元孫也祖僧衍位

侍中父茂璋字允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尚梁武帝
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梁武深鍾愛沖賜爵東安亭侯
尋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
譽久而見思喜聽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
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
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
帝為太宰承制以沖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高祖受禪領太子少

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諡曰元簡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字子璵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高祖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

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
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
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諡曰光
子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
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
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盛怒則召殺
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
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諡曰貞子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份梁侍中特進父琳司徒左長史母梁武帝妹義興公主通兄弟九人並知名兄銓錫僉前史俱有傳通仕梁為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高祖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位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並如故未拜卒諡曰成通弟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勸造纘言

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勅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勸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府州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

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勸為政清簡吏民便安之徵為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修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書令加侍中歷高祖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為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鎮留於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

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曰溫子勸弟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於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於留異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

通高祖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
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
後為都官尚書卒諡曰安子質弟固字子堅少清正頗
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丞梁元帝
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
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
魏尅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永定中
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

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姁媼恒來往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諡恭子固清靜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

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琅邪臨沂人宋贈太常准之元孫也祖進之梁左衛將軍父清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承聖末為歐陽頎所殺事具清本傳清之遇害也猛時年五歲文帝渡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

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
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
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
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
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
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比周害
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
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

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招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廢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

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又遣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

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
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
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
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
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軍事諡曰成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宋護軍將軍彥之元孫也
父洽梁贈侍中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
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兩仲舉

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
深自結納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
照於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
以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
授侍中參掌選事夫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
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
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

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
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
崩宣帝受遺詔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
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仍遣不佞宣旨遣宣
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
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
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
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

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庾持字元德潁陰人也父沙彌梁邵陵王參軍沙彌有至性列在孝友傳持少孤性亦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丞戶郎後兼建康監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

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
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
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
譏之有集十卷子自直在文苑傳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也父懋梁太子中庶子自有
傳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
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無太
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

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
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
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高祖受禪為
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高祖之誅王僧辯也
以僧辯及其子顧屍於方山掘坎埋瘞至是無敢言改
葬之者亨乃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
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
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

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
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
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
尚書度支侍郎入隋位終通議大夫行給事中列在文
苑傳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祖灃字士洋仕梁為曲阿
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為
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

王府諮議參軍卒雲之為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
重賓客雅為湘東王所親愛雲生蒙蒙位太子舍人蒙
生玠玠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
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
屬文詞義典實不尚淫靡起家王府記室天嘉中無通
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
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
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於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曰褚

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帝曰善卿言與朕意同
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
吏賄賂通姦全丁亡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啓
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
戶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
達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
吏民股慄莫敢犯者帝手勅慰勞後為義達所譖坐免
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

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非百里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害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米二百斛於是勅還都太子愛其文辭令入直殿省掌東宮管記遷御史中丞卒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虎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繩紃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

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為條例網維略舉而卒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玠所製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

中侍郎



通志卷一百四十四